

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

李玉民 编选

如果种子不死

[法国] 安德烈·纪德 著 罗国林 译



非外借

Andre Gide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李玉民 编选

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

如果种子不死

〔法国〕安德烈·纪德 著 罗国林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如果种子不死 / (法) 安德烈·纪德著; 罗国林译.

--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6.8

(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/ 柳鸣九主编)

ISBN 978-7-5392-8913-7

I. ①如… II. ①安… ②罗… III. ①纪德—A.—
1869-1951—自传 IV. ①K835.65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4910 号

如果种子不死

RUGUO ZHONGZI BUSI

[法国] 安德烈·纪德/著 罗国林/译 柳鸣九/主编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690 毫米×960 毫米 16 开本 17.5 印张 字数 221 千字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8913-7

定价: 34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6-500

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•

“世界名著名译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 柳鸣九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

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

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

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闫富斌

译本序：同几个纪德对话

李玉民

从前，一个纪德也见不到（抑或视而不见），现在却同几个纪德对话，想想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。

自不待言，我在注重文学的北大西语系念书时，纪德是我们那些老先生避而不谈的作家之一，给我的印象他是个异端；而在那个唯有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时期，异端邪说就是大忌，避之犹恐不及，怎还敢去研读呢？那时我们大量阅读法国文学原著，现代作家截止到罗曼·罗兰，以后便是碰不得的“资产阶级腐朽文学”了。

及至赴法国留学，免不了要接触纪德、加缪等人的作品，但早已加量打了预防针，自然不会受到浸染，没留下一点好印象。就在写序这时候，再翻开当年精装本的教材，拉加德和米夏尔合编的《法国文选》（廿世纪卷），又看到纪德在幽暗书房里的那张照片：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庞有刀刻似的竖纹；那双直勾勾的眼睛透过镜片，不知在注视什么无形的东西；他这戴着黑色（也许是暗红色，因是黑白相片）尖顶帽的脑袋里，也不知装着什么鬼念头；尤其挂在他身边的那副面具，简直就是他整个脸形的复制品。记得当时看纪德的那幅照片，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著名作家，而是（恕我不敬，现在要加上这句话，但当时本来对他就不屑一顾，怎么想都不过分）一个巫师。

焉知纪德不是个巫师呢？不独他的相貌酷似，还有他的“符咒”为证。当时看他写的东西，就像看符咒一样，觉得神秘难解，难怪教文选的若望·侯先生（现已退休的著名教授，近年还见过面，保

持通信关系)只管讲解,对我们并不苛求。他选讲的几篇(我在书上做了课堂笔记,一翻阅便知),有《背德者》选段“我行我素的梅纳尔克”和“诱惑”;《梵蒂冈的地窖》选段“无动机的行为”,以及《伪币制造者》选段“私生的长处”。不知为什么没有选《人间食粮》《如果种子不死》……选多了还要添乱,仅此几篇,我就觉得进入巫师摆的“迷魂阵”中:纪德笔下的人物都那么怪,让人无法捉摸,肯定不是什么善类。

大概是青少年时期所受特定教育的缘故,我在疑惑之年却毫不疑惑,只求认同,排斥异己;像纪德这样的“反动”作家(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写过反共文章),当然属排斥之列。等我过了不惑之年,反倒疑惑起来,从而接触了不少作家,为《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》翻译了十来部,包括纪德的《背德者》,意外发现竟有这么多纪德。

这么说,纪德该是名人名家了。无论政界还是文坛,大凡名人,都标榜自己的一贯性,总扮演天使。然而,纪德则不然,他总是变化多端,看他一部部作品,我倒觉得他充当魔鬼的时候多(当初巫师的印象也许不无道理)。这一点他似乎并不隐讳,请看他的自白:

“我是异端中的异端,总受各种离经叛道、思想的深奥隐晦和抵牾分歧所吸引。一种思想,唯其与众不同,才引起我的兴趣。”(《人间食粮》)

“异端中的异端”,这是十足的撒旦口吻。我这样讲不用担心了,近日为写序还找到了旁证:传记文学高手莫洛亚就称纪德是“声望极高的神圣的魔鬼”。“神圣的魔鬼”还是魔鬼。

纪德向人宣扬什么呢?他说道:“幸福属于那些在世上无牵无挂的人,他们总是流动,怀着永恒的热忱到处游荡。我憎恶家园、家庭,憎恶人寻求安歇的所有地方,也憎恶持久的感情、爱的忠贞……”这像话吗?……

“在下就是纪德,有话请当面讲,不要在背后嘀咕。”讲这话的人年龄不过二十八九,头戴黑礼帽,身披大斗篷,手持文明棍儿,

虽然风尘仆仆，显见远游归来，但仍不失潇洒的风度，浑身焕发着青春气息。不错，看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、浓重的眉毛、光滑的长脸，正是年轻的纪德。

“你怎么能憎恶家庭？……”话一脱口，我就有点后悔：这种诘问击不中要害。我知道，安德烈·纪德出生在富有的新教徒家庭，父亲是法学教授，母亲本家是鲁昂的名门望族；他们在库沃维尔有庄园，在巴黎有豪华的住宅；不幸的是性情快活、富有宽容和启迪精神的父亲过早辞世，只剩下凝重古板、生活简朴并崇尚道德的母亲，家庭教育失去平衡；母亲尽责尽职，对儿子严加管教，对他的行为、思想，乃至开销，看什么书，买什么布料，都要提出忠告；直到1895年母亲去世，他才摆脱这种束缚的阴影，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，同他表姐玛德莱娜结合，时年已二十六岁了。

“不错，我憎恨家庭！那是封闭的窝，关闭的门户！”纪德平静地回答，他的齿音很重，在否定时却含有肯定的语气，“家庭这件幸福的衣裳很温暖，但是人长大了，就紧得难受，应当换掉。生活是多样的，人自身也是多样的，这足以向我提供无穷无尽的幸福……”他半眯着眼睛，神思仿佛又飞往他游历过的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，“一旦环境变得与你相似，或者你变得像环境了，那么环境就对你不利了。你必须离开。对你最危险的，莫过于你的家庭、你的居室和你的过去。……你可能知道，我在蜜月旅行中大病一场，身体康复是个奇迹，可谓再生。我再生为一个新人，来到新的天地。……我的生命每一瞬间都有新鲜感……处于持续不断的感奋惊愕中。我见到含笑的嘴唇就想亲吻，见到脸上的血、眼中的泪就想吮吸，见到枝头伸过来的果实就想啃上一口……”

他声音洪亮，滔滔不绝地讲下去，正如他告诫纳塔纳埃尔的：“你一开口讲话，就不要听别人的了。”这全是他在《人间食粮》中讲过的，不过，现在面对面，听他以激动的声调讲出来，我就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，心想谁还没有热情喷射的时候呢，实在不应该以诘难的口吻同纪德对话。我正要婉转地向他表明这种歉意，忽听他

又说道：

“生命最美好的部分往往被幽禁了……要行动，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。要爱，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……总之，不要明智，要爱……”

我又警觉起来：“要爱”，什么爱？同性恋吗？这是世人对他诟病最多的一点。这种事虽古已有之，但我既不知其然，又不知其所以然，实在难以启齿，不觉低下头，要想个婉转的说法。抬头刚要开口，忽见周围出现好几个人，尽管穿戴不同，年龄各异，但是看相貌，个个都好像纪德。他们对我形成包围之势，顿时令我紧张起来。我知道纪德的嘴皮子赛似刀子，善于讽刺和戏谑，一个都难对付，何况来了五六个。这个神态肃穆像个牧师，那个晃着和尚头好似老顽童，另一个颇为斯文，显见是位学者，还有一个头戴贝雷帽，俨然一个旅行家……不知世上有多少纪德，到齐了没有，哪个是真哪个是假，我知己而不知彼，还是少说为佳。这时，牧师却开了口：

“我是你童年的神圣朋友，你逃离我，不爱造物主而去爱造物，让你的肉体饱尝情爱，还执迷不悟，看来，你身上有个恶魔在作怪……”

“早就听说人本性恶，”老和尚头摇晃着，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“我倒希望亲身检验一下……”

“要知道，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，”年轻的纪德插话道，“心灵和肉体最适合恋爱，最有资格爱，也最有资格得到爱，亲吻拥抱最有劲头儿，好奇心最强烈，情欲也最有价值……”

“肉体的快感，瞬间的欢乐，你这样狂热，无非追逐正在流逝的东西……”牧师又说道。

“我们算什么，”学者模样的人正色说道，“无非存在于这生命的瞬间；任何未来的东西还未降临，整个过去就在这瞬间过去了。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，都根本无法替代。”

“我可不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，”旅行家激动地说，“我就

是要做瞬间的情人，明知留恋不住，为什么就不能深情地拥抱呢？……光在书本上读到海滨沙滩多么柔软，我看不够，还要赤着双脚去感受。我几度去非洲旅行，总抓住每一瞬间的新奇，拥抱一切抓得到的东西，强烈的欲望赋予我支配一切的权利……”

“支配，占有，不如追求那么有价值，”老和尚头连连摇着说道，“在贪欲的嘴唇上，欢乐往往提前兑现，留下过快衰竭的印迹。因此，我越来越喜欢焦渴而不是解渴，越来越向往快乐而不是享乐，越来越想无限扩展爱而不是得到满足。我要告诫青年，占有渴求之物一向是虚幻的，而每种渴求给我的充实，胜过那种虚幻的占有……”

“你们总喜欢玩弄字眼儿，”青年纪德抢过话头儿，“什么支配、占有、追求，何必分得那么清楚。我的心毫无布防。一个光身的孩子，就是我的欲念。鸟儿歌唱，就是我爱情的声音。什么肉体欢乐、感官欢乐，别人谴责也不必在乎。反正我的青春一片黑暗，没有尝过大地的盐，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，原以为自己就是大地的盐，总怕失去自身的咸味。直到摆脱了从前保护过我，后来又奴役我的东西，我才有了第二个青春期。”

“唉！我真认不出你来了！”牧师连声叹惜，“现在你无法无天，不讲道德，不顾廉耻，完全否认过去，这是忘恩负义……”

青年纪德登时气得满脸通红，想发作，一时又语塞。学者却微微一笑，朗声说道：

“朋友，人类珍爱自己的襁褓，可是，只有摆脱襁褓，人类才能成长。断奶的婴儿推开母亲的奶头，并不是忘恩负义。孩子，你再也不肯从这传统的、由人提纯过滤的奶水中吸取营养了。你已经长出牙齿，能咬食并咀嚼了，就应当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求食粮。要勇敢点儿，赤条条地挺立起来，你只需要自身汁液的冲腾和阳光的召唤，就能挺直地生长。诸位都知道，所有植物都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远处。瞧一瞧梧桐树和无花果树带翼的种子飞翔吧，它们似乎懂得，靠父辈的荫庇，就只能变得孱弱，衰退下去……”

这回可好，几个不速之客辩论起来，完全喧宾夺主了。我也用不着紧张了，可以从容地观察他们。纪德的善辩是出了名的，他明确说过：每种推理都有对应的驳论，只需找到就行了。看来他深谙此道，他发表了《人间食粮》之后，又写了剧本《萨于勒》，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的刺激。他在《背德者》中，塑造了一个为了感官的享乐而背弃道德的人物；几年之后，他又在《窄门》中讲了个相反的故事：一个女子为了保持纯洁完美的德行，拒绝了尘世的欢乐和人间的幸福。他还向莫洛亚透露一个秘密：“我在辩论中，总是站在对立面呀，要不然我怎么能辩论呢？”我想何止是辩论，他的每一部新作，大概总是站在对立面，驳斥他的前一部作品吧。不过我觉得，与其说他“善辩”，不如说他“善变”。至少，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，早就看出了这一点，说他有点像“变色龙”，因而拒绝他的求婚，后来心软了才嫁给他，果然是既相爱又不幸的结合。

我眼前这几个人，恐怕全是纪德的化身。他们各执一端，像煞有介事，仿佛在演戏，演他所说的“傻剧”，也许他们真的在严肃讨论人生这个大课题。不管怎样，我不用开口，就能同几个纪德对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“你真是反复无常。”牧师又说道，他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，让我猜不透他是针对哪一个，“上次你又回来对我说，你厌倦了，不想再蒙骗自己的心灵，明白只有放弃一切，才能找到上帝。”

“放弃快乐就等于不战自败，”到底是青年人沉不住气，首先反击，“当初我太信守诺言了，我再也不信守啦！未来的，不忠实的，我多么爱你！”

“上帝以各种形式出现，”学者说出来的话，毕竟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分量，“专注并迷恋一种形式，你就会迷住双眼。你关闭的每扇门外，无不站着上帝。要知道，万物都是上帝的形体……”

“我再重复一遍，亲近造物而疏远造物主，灵魂不可能获得幸福。”牧师以念经的腔调重复道。

“我们追求的难道是幸福吗？不是，而是我们心中最新情绪的

宣泄！”青年纪德说话的声气，的确给人以宣泄的力量。

“其实，我们的灵魂如果还有点价值的话，”老和尚头也说道，“就是因为比别的灵魂燃烧得更炽热……”

“幸福是上天赐给的，”旅行家接过话头，“我在旅途中所见的山光水色、幼鸟的孵化、盛开的鲜花、一个赤身的牧童……无不体现我的幸福，都是我这内心春天的回声……”

“你们所说的欢乐，我都饱尝了。”牧师说，既像炫耀，又像布道，“你们所说的激情，我都宣泄过。我受欲望的驱使，到过多少地方，喝过多少清凉的泉水、香甜的牛奶，但是越饮越渴，干渴时时加剧，最后变得十分强烈，真想为这种欲念大哭一场。同样，我的肉体也饱尝了情爱，到头来一无所获。如今静下心来，数点我的幸福资财，只剩下荒冢的繁花了。如不及时醒悟，真会沉沦下去！”

“沉沦？”老和尚头笑道，“不要危言耸听！我就是一头扎进欢乐的海洋，而且惊讶地发现，自己在这海洋上游了个痛快，根本没有沉下去。正是在这种畅游中，我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”

“你们知道吗，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？”学者仿佛面对来听他演讲的听众，“对人来说，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，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。我早就觉得，快乐比忧伤更珍稀，更难得，也更美好。因此，我把自己的幸福当成一种使命来承担，要向周围传播快乐，我认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，就是本人做出表率，当个幸福的人。我朝利己主义刨一镐头，大量的快乐立刻从心中涌出，足供所有人畅饮。”

学者戛然住口，好像得出了结论。一时冷场了，就仿佛进入一个新领域，人人都谨慎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还是牧师开了口：

“你把满足个人的欲望当成道德的义务，当成使命来承担，这显然违背伦理道德。”

“噯！探究伦理道德，在我看来并不多么聪明，甚至是不可能的，”老和尚头说道，“只要不是损害他人，不是骑在他人头上享乐就行了。在一段时间里，要敢于抛开任何伦理道德，不再抵制欲念。

唯有欲望还能给我教益，因此我听凭驱使，其余的全是空话。”

“完全抛开伦理道德，难道就不怕产生什么后果吗？”牧师问道。

“我们等待的，难道只有后果吗？”青年纪德反问道，“后果、顾虑、妥协、循规蹈矩……全都一脚踢开。最冠冕堂皇的话，也是最空洞的话。我再也不信那些满口道德的人了，我要弄清楚，在他们的德行里隐藏着何等自命不凡，在他们的爱国主义中隐藏着何等私利，在他们的爱情中隐藏着何等肉欲和私念。老实说，我不再把灯笼当作星星，我的天空也并不因此就黑暗了；我不再听凭幽灵牵着鼻子走了。”

“我在肉欲的快感之外，仿佛还寻求另一种更隐秘的快感，”学者又说道，“我倒希望能找到一种学说，或者一个完整有序的思想体系，来解释纵欲的行为……”

“不是解释纵欲的行为，而是当作纵欲的庇护所吧？”牧师有点尖刻地说道，“精神的快乐胜过一切快乐；肉体的快感一旦消失，心灵往往感到内疚。这话可是你说过的，不会否认吧？”

在这种多边对话中，我端详这几个似曾相识的面孔。这牧师模样的人总持驳论，仿佛有意扮演纪德所说的对立面的角色；他只差没戴尖顶帽，否则我就该称他巫师了；也许他是《田园交响曲》中的那个虚伪的牧师。这个年轻人，想必是纪德处女作《安德烈·瓦尔特笔记》中的主角，书中的安德烈同生活中的安德烈一样，都在追求自己的表姐，是歌德笔下维特式的浪漫人物。再看这个旅行家，无疑是《背德者》中的米歇尔，他将新婚妻子的尸骨丢在阿尔及利亚的坎塔拉，又独自去游览和寻欢作乐了。至于这个学者派头的人，自然是到处讲座、给人作序的“文坛王子”。不要小看这个老和尚头，他可是个风云人物，经常主持代表大会和群众集会，应邀赴苏联访问……

“你误解了我追悔和惋惜的性质，”学者答道，“我心头痛悔的是我在青年时代郁郁寡欢，看重虚构的而轻视现实的东西，背离了

生活……”

“所以你为了现实的东西，为了生活，就经不住诱惑，背离了道德！”牧师不无讽刺地说道。

“你所说的‘诱惑’，正是我所怀恋的，”学者从容答道，“如果说今天我感到懊悔，那不是因为受了几次诱惑，倒是因为抵制了许多诱惑，而后来我再去追求，那种诱惑已经不那么迷人，对我的思想也不那么有益了。”

“别人凭哪个上帝，凭什么理想，禁止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？”安德烈·瓦尔特不无气愤地问道，“我相信我所走的是自己的路，也相信走的是正路。这种无限的自信，如果宣过誓，就可以称为信仰了。”

“要知道，万物来去匆匆，唯有上帝永存。”牧师又好似念经。

“最美的花也最先凋谢，永不凋谢的花是没有香味的。”米歇尔唱了一句反经。

“哼！凡是狂热的宗教，都有自己的信徒，都能激起炽热的信念。”老和尚头朗声说道，“有人会为了信仰而死，也会为了信仰去杀人！”

“据我所知，有一段时间你信仰共产主义了，也挺时髦的嘛！”牧师话里带刺。

“我必须说明一点，”老和尚头摇头晃脑，总像模拟表演，十分可笑，“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，并不是马克思，而是《福音书》……”

他这不是开玩笑。他反复阅读过《福音书》，还做了笔记，并写成一本小册子《你也是……》，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无政府状态，认为这正是他一直寻求的东西：不带宗教的基督教理想，没有教条的伦理。同样，他在共产主义学说中看到了没有家庭、没有宗教的社会理想。因此，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受共产党人的欢迎，但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言论自由而拒绝登记入党。1936年，他应苏维埃邀请到莫斯科访问，结果大失所望，不但没有看到自由

和活力，反而发现虚假和特权阶层。他写了《访苏归来》，讲了些真话，但是不像罗曼·罗兰访苏日记那样束之高阁五十年，却立刻拿出去发表，从而捞了个“反共”的名声。

“我始终赞赏《福音书》中追求快乐的非凡努力，”老和尚头继续说道，“书中向我们传达基督的话，头一个词就是‘幸福的……’他头一次显圣，就是把水变成酒……”

“基督的头一句话‘幸福的是哭泣的人’，这又做何解释？”

“肯定不是鼓励哭泣，而是让人在快乐中，也要理解悲伤。不要用来世生活来安慰现世生活，去帮助我们接受现世的苦难。生活中几乎所有的苦痛，责任不在上帝而在人类本身。人一旦明白这一点，就不再甘心忍受这一些苦痛了……”

“同代人的种种游戏，从未引起我的兴趣，”学者也说道，“我写作不图阐明什么理论，不图证明什么。我希望写出这样一本书：青年从书中看不到任何思想，只以为看到自己的热情在喷射……”

这话不错。正如莫洛亚说的，纪德特有的性格、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以及他的力量，就在于他是“一个晚熟而又不知悔改的青少年，将别的青少年感受到的东西，以更加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”，因而成为青年的一代宗师。“他没有带来任何学说、任何新思想”，只是“以经久不衰的青春和饱满的热情取悦于人”，赢得几代青年的热爱和尊敬。青年在他身上和书中寻找自己，也往往找到自身热情喷射的影像……

就在我走神儿这工夫，几个纪德倏忽消失了，只剩下我在孤灯下对着译稿和参考书。没有不散的对话，也没有完结的对话，这正是纪德的一贯做法。有一次，他要看看莫洛亚正在撰写的《雪莱传》，莫洛亚说还没有写完，纪德就说：“我恰恰爱看没写完的东西。一本写完的书，给我的印象就成了一件死物，再也碰不得了。一本正在写的书，对我就像活人那样具有吸引力。”

只可惜我没有抓住对话的机会，以时下流行的方式问纪德：“纪德先生，请问您最喜爱什么？最讨厌什么？”他很可能回答：“我

最喜爱快乐，最讨厌扼杀快乐的一切伦理道德。”我们知道，快乐、纵欲、生活、幸福、爱……在纪德笔下这些全是同义词。他也许回答最喜爱坦白，最讨厌虚伪。的确，他一生不懈地同虚伪做斗争，就在他成为享誉世界的“文坛王子”之后，他还是选择了坦白，准备殉道，于1926年发表了《如果种子不死》，剖白他的最大秘密：爱恋青少年，不惜迎接毁灭的命运。“我认为，与其受到爱戴而自己并非其人，还不如受人憎恶而还自己的真面目。”然后便等待暴风雨的到来，结果只等来几个小小的冲击波。纪德也有可能回答他最喜爱魔鬼，最讨厌上帝。他为寻求幸福甚至可以下地狱，同魔鬼结盟，而敌手往往以上帝的名义攻击他：“造物主憎恶纪德。”

如何回答实在很难预料，譬如他也可以回答最喜爱变化，最讨厌固定。他一再强调：“不是处于进展的状态，无论多么幸福也不可取”，“不是‘进展性’的快乐，我一概不屑一顾”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无论什么一经固定，就丧失活力了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他活到八十二岁，“直到最后一分钟，他还是生龙活虎的”（莫洛亚语）。

正是他的这种“变”，令多少崇拜他的人尴尬，令多少评论他的人迷惑不解。变就是否定，贯穿他的一生。纪德承认，他机灵地培育起来的“否定”，在他身上相互巧妙地关联，交织成一面他逃不脱的网。然而，变化中也有同一性。他说：哪个进化论者会设想毛虫和蝴蝶之间有什么关系——除非不知道这两者是同一生物。“一种不变贯穿我的多变；我感到的多变，却总是我。”他感到这种不变存在就够了，始终不肯努力探究和认识自己：“毛虫若是专心认识自身，就永远也变不成蝴蝶了”；“人一旦发现自己的样子，就想保持，总是处心积虑地像自己……比起反复无常来，我更讨厌某种坚定不移的始终如一，更讨厌要忠实于本身的某种意志，以及害怕自相矛盾的心理。”要维持自身的一致，维持一个公认的形象，就难免陷入虚伪当中，而一个人正是通过矛盾才表现出他的坦诚。

纪德认为，这种反复无常只是表面现象，其实正好应合一种深藏的连贯性。无论处于什么心态，哪怕心律不齐，哪怕狂跳不已，

但始终是他那颗坦诚的心。有人曾逼他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未来作品，他回答说：“人人都得扮演角色。”许多人煞费苦心，一生都要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。纪德则不然，他一个思想能化出许多思想，忽然念及天使就扮演天使，忽然念及魔鬼就扮演魔鬼，即兴演出傻剧、讽刺剧、悲喜剧，还拉着观众一起表演，即使漏洞百出，有时甚至出丑，引起嘘声倒彩，也照样演得有声有色，落得个痛快，常常给人意外的惊喜，下得台来还是那个充满活力的纪德。

“文者见之谓之文，淫者见之谓之淫”，只有看不懂纪德的人，才会成为纪德主义者。纪德本人太看重自己，十分珍视他那永恒的、捉摸不定的变化，否定并抛弃一个个纪德，没有成为纪德主义者。我们当然也毫无理由无视纪德的忠告：“丢掉我这本书，离开我吧。”去扮演什么纪德主义者的角色。

目 录

译本序：同几个纪德对话	李玉民 1
上 卷	1
下 卷	197